

H 浮世绘

收垃圾的小伙子

■ 徐海鹰

小区建成后，物业及时派进了一个搞环境卫生的年轻人。

我居住的小区是农场自行筹建的住宅区，是属于保障房的那种，小区住进两百来户人家，每天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。因小区内确实没有地方可建垃圾池，物业服务社只能配置了一辆小四轮车专收垃圾，小区街道商铺的商户和几百户居民家的垃圾收集，就靠这辆小四轮车每天一次上门收集。收垃圾的小伙子才30来岁，善良憨厚，很腼腆，很勤快，脸上永远带着笑。他天天穿着物业蓝灰相间的粗布工作服，很显眼，不知疲倦地忙碌着。

清晨5点多，当人们还在梦中酣睡时，小四轮就“突突”地开进小区，柴油机的轰鸣声和铁皮车厢“咣当”的震响声，划破家家户户窗外的夜空，在清晨的夜显得特别刺耳，伴着响声，人们听到小伙子扯开嗓子悠悠喊：“倒垃圾，倒垃圾喽”，人们被叫声弄醒后，房间的灯光一间接一间接亮起来，人们纷纷出门倒垃圾。小四轮慢慢地从每家每户门前驶过，小伙子总是边喊边停一停，方便人们出来倒垃圾，人们将大包小包、大桶小桶的垃圾倒进垃圾车斗。小伙子非常心肠，遇上行动不便的老人或有人提太重的垃圾时，就上前帮着使一把力，常常把自己弄得一身脏和臭味，却从不介意。也有的人不知是力度不够还是故意的，没把垃圾扔到车内，而是扔在小伙子脚下，掩着鼻子转身离去，每每遇上这种情况，小伙子不恼不怒，总是笑笑。“没关系，我们来捡”，他轻轻说，然后弯下腰，默默地捡起来放到车内。有些人抛垃圾时，垃圾经常会撒落到路面上，小伙子就用随车带的扫把打扫干净，然后用铁铲铲起放到车上，不留一点垃圾落在路面上。

小伙子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，是刻在大家心上的，他每天风雨无阻地准时出现在小区，仍然是那身喜欢的粗布工作服。当月亮还挂在天上时，他就已经执着铁铲，脸带笑容站在垃圾车旁，等候家家户户前来倒垃圾，依然是不停地给这位搭手，给那位提包，不怕脏不怕臭，忙得满头大汗，每次都干得特欢。海南的台风多，每次台风过后，整个小区是满目疮痍，到处是落叶断枝，小伙子只能不停地忙碌清理，从早干到晚，以最快的速度和最短的时间完成清理任务。强台风“莎莉嘉”来袭时，全小区堆积大量垃圾，小伙子叫来家人，加班加点干了三天三夜才完成。

小伙子每天的收垃圾喊声，轻柔、舒缓，像是一部乐曲，在黎明里飘荡。他只要一天没来，大家心里就好像少了点什么。

一天早晨，圆圆的月亮挂在中天，满天星星尚未隐去，大地一片寂寞。我出门倒垃圾时，见小伙子拿着铁铲倚在车旁，便与他攀谈起来。我是第一次与他打招呼：“看得出来，你对收垃圾的工作很喜欢啊。”

小伙子告诉我：“那当然喽，有一份工作是很开心的，收垃圾虽是脏累活，天天收垃圾，我身上的臭味有时都洗不掉，但一想到我的脏能换来大家的洁净，我心里就特别高兴。”

“没考虑换个工作？”我问。

他不解地看着我，表情惊讶：“为什么要换？收垃圾工作不好吗？这是一份挺好的工作呀，如果谁嫌弃不做，那我们的环境岂不是变成垃圾遍地了？这工作总得有人去做吧，我觉得我很适合这份工作，我做得很开心。”他认真地说。

小伙子又忙碌去了，我却窘迫起来，想再跟他说几句，却又不知从何说起，便悄悄地站到斑驳的月光树影下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我看到一个年轻女人跟随他一起收垃圾，女人是他的妻子。后来听说，小伙子每天不仅要收运垃圾，还要负责小区所有道路清扫和花草树木的管理，他负责清洁的区域范围变大了，工作量陡增，小伙子忙不过来，于是动员妻子也来干环卫工作。夫妻俩夫唱妇随，把小区收拾得整整齐齐，靓丽有序，按规划种上草坪，种上景观树，栽上各种鲜花，小区的环境在夫妻俩的呵护下，整洁美丽，绿意盎然。

H 流年剪影

■ 段万义

土灶，外婆家的，系着我的少年光阴。

乡村土灶，几乎都是择吉日请专业师傅砌的。外婆家的自然由小舅负责，他是远近有名的泥瓦匠。不谙世事的我，曾一度冒出跟小舅学徒的想法，被向来娇宠我的外婆认真严肃地批评了一顿，说我哪是那块料，似乎认定我就是能够读好书的苗子。

土砖砌起的灶上，左右各安置一口大铁锅，大小不一，大的直径可达七、八十厘米，像两只审视的大眼睛，紧盯着上方，期待主人是否投放满意的内容，从而判断家境的困难或殷实。中间的烟囱直穿破房瓦，像向往着外界的心思。炊烟升起，日子才有盼头。烟气随风飘向远方，发布着家的消息，牵引着浓浓的乡愁。

外婆常常在靠内侧的锅内做主食，包括人食与畜食，在外面的锅里炒菜。看她掌勺，起落翻转，仿佛就有了滋味生活，总能给人传递美好的印象。那时吃的饭，基本是隔着竹甑或铝甑蒸的，常常放两碗菜跟着一起熟，倘若有一份米粉蒸肉，自然是重要节日或贵客要到。外婆还是个煮粥高手，可以稀稠分明，满足不同需求。红薯粥、菜叶粥、小米粥，外婆翻着花样弄，也因此培养了我刁钻的

胃。

灶面上往往是擦抹得光亮可鉴，早期是水泥材质，久了似磨刀石般平整，后改为瓷砖，更加清爽耐看。外婆说，看一个人讲不讲卫生，灶台是关键之一。倘若邋遢邋遢，人的食欲便会大打折扣。至今我衣着整洁，定是得益于外婆的言传身教。

在灶口的边沿，紧贴着的还有从屋梁上吊下的小瓦罐，似体育运动中的单边吊环。别小看这个小附件，它可是烧开水和煲美汤的好物什。余火从灶膛内串出来，正好升腾到此。大锅里的饭菜熟了，它里面的东西也是妥妥的。其表面烟灰浓厚，黑不溜秋，但成为孩童们玩游戏擦脸的最佳颜料。小瓦罐的近处，往往也是出产烟熏肉的好场所，不过这样的肉不是每家每户都攀得上的。尽管那时清苦，我还是因学习而得到过外婆的几次奖励。舍不得吃呀，舔了无数下，才肯放到嘴里开嚼，各种欲望得以滋润。

砌好土灶，在开第一次火之前要祭拜灶王爷，期望以后的日子有吃有喝。春耕秋收和除夕春节，也需要进行同样的仪式。那份虔诚足以让人感动，也难怪，毕竟关乎着全家人的生存。土灶一般会使用多年，不轻易更改，若是中途因不测倒下了，很不吉祥，意味着饭都没得吃了。

有了土灶，便摆开了生活的架

式，生起火来也就有了家的气息。烧火是一门技术活，所幸我得到了外婆的真传，但我从事甚少，只因外婆不让我因此而耽误了学业。第一次帮外婆烧火，往灶内添的柴怎么也起不了火，弄得我汗流浃背，满脸烟灰。外婆见状，慈祥地笑着，麻利地移动她那“三寸金莲”，接过火钳，在柴火中间拨出一个空洞，火苗快速升起，灶内跟着亮起来。外婆一边让我学着，一边说：“火要烧空，人要沟通。”她还解释着，柴太实了，没有气就不通，很难旺火，人也一样，你不和人家交流沟通，老是个闷葫芦，谁都不理你，就没了朋友，多没意思。

听着外婆的话，我不断点头，继而猛添干柴，希望火力全开，好让外婆做饭菜更快。哪知又被对火候敏感的外婆感知到。“小乖乖，柴多了，火太大，全都烧糊了。”她忙着说，“灶内火候，道理参透。”我似懂非懂，赶紧灭火。外婆耐心教导我，以后走上社会，说话做事都要掌握火候，你才会受欢迎。想想外婆的话，深觉值得我学习。外婆不仅是附近非常受青睐的接生员，并且乡邻有什么矛盾，很多时候都请她去调解。

火灭之后，需要重燃，于是我对着灶口猛吹。外婆看着我认真的样子，又笑了，说：“吹火使劲，吹牛事尽。”这次，我真是懂得外婆的话了。

由此，我越发敬佩可亲的外婆。我清楚看到她满头银发下尽是智慧，虽然她仅仅念过两年私塾。从此，外婆成为我人生的好导师，而后我发愤图强，成了她认为最放心的孙辈。

灶台上，常有家猫出没。猫馋觅食，实属无奈，而我也时有此举。趁外婆外出，自己烧火做饭，免不了从地窖中寻得一两只红薯，丢进了灶膛。香从灶出，但烫得厉害。表兄弟几个自剥开那一刻起，就生怕外婆发现后训斥我们调皮。在一片争抢中，像相暴露无遗。有的红薯小块已跌入柴灰里，也被迅速叼起，和着新鲜的口水，呼啦呼啦地卷舌，犒劳了难以抑制的童真和情趣。其实，外婆是知道实情的，只是没有道明罢了。

冬日的灶台前，外婆时常为我烘热打底的衣裤，不至于让我从暖被窝里起床后碰到了寒意，以免感冒生病。雨连绵几天，也是外婆坐在灶前，借助灶膛火的能量，一件件地烘干我的穿戴。我分明看到外婆在左右上下、正反来回地翻转，继而不断地试摸，生怕有哪一处没有到位。那映在外婆脸上的红光，摇曳在我生命的长河里，似永久的春天的歌唱，真实而朴素，温馨又从容。

有一天，外婆走了，我的童年，在土灶里渐渐散落。

H 诗路花语

童年的夏天

■ 呼庆法

蒲扇曾经在夏天
摇过我们美丽的童年
那是记忆里
乡情淡淡的洒落
是嘶鸣的蝉声里
涌动着的热烈
一树绿荫投射的清凉
一把蒲扇韵律的张合
让清风掠影
把夏日里热烈的躁动
安静的着落

旱烟一明一灭
就有故事起起落落
讲不完的人间烟火
诉不尽的鬼怪神仙
一盘明月
漫天星河
乡村的夏夜
在蛙声、蟋蟀声奏响中
睡意渐酣

享受阳光

■ 陈皓

妈妈搬一把矮矮的椅子
放在干净整洁的台阶旁
每天上午
她都在那儿坐一坐
将新到的报纸铺在膝上

双双燕子在檐下绕来绕去
一只小猫躺在脚边懒洋洋
田间的麦子尽情享受着
大把大把的阳光
看报的妈妈神情安详

白发苍苍的妈妈识字不多
只不过经过几天扫盲
操劳了大半辈子，终于放下
镰刀、锄头、扁担
静下心来看看世界的模样

什么时候？爸爸站到了场中央
冲着他的得意门生笑脸张扬
她揉揉眼睛，抬起头来望老公
羞涩得像个小姑娘
舒爽的场院里充满油墨芳香

新乡愁

■ 陈才锋

它植于泥土，长于
泥林丛中
就脑海那么小块地方
却能翻江倒海

母亲放飞了的炊烟
拴住我的每一个神经
常常想起
常常让我忧心忡忡
又惭愧万分

如今，村庄不见了
母亲也老了
而我还在异乡漂泊
那留守的一双儿女
就成了我新的乡愁

七月

■ 程宝云

强势的热浪
汹涌在七月的每一寸空间
稍不留神，肌肤和情绪
就会被灼伤
空气是一团又一团流动的火
让呼吸躲闪不及，有些难受
语言充斥着狂躁的味道
像随时都会走火的枪

走在街道中央，无处可逃
墨镜，遮阳伞，防晒霜
集体遗留在房间的某个角落
躲过我临行搜索的眼睛
去书店还是冷饮店
踌躇之际
汗水浩浩荡荡
将我的身体包围



土灶之光

灶面上往往是擦抹得光亮可鉴，早期是水泥材质，久了似磨刀石般平整，后改为瓷砖，更加清爽耐看。外婆说，看一个人讲不讲卫生，灶台是关键之一。倘若邋遢邋遢，人的食欲便会大打折扣。至今我衣着整洁，定是得益于外婆的言传身教。

在灶口的边沿，紧贴着的还有从屋梁上吊下的小瓦罐，似体育运动中的单边吊环。别小看这个小附件，它可是烧开水和煲美汤的好物什。余火从灶膛内串出来，正好升腾到此。大锅里的饭菜熟了，它里面的东西也是妥妥的。其表面烟灰浓厚，黑不溜秋，但成为孩童们玩游戏擦脸的最佳颜料。小瓦罐的近处，往往也是出产烟熏肉的好场所，不过这样的肉不是每家每户都攀得上的。尽管那时清苦，我还是因学习而得到过外婆的几次奖励。舍不得吃呀，舔了无数下，才肯放到嘴里开嚼，各种欲望得以滋润。

听着外婆的话，我不断点头，继而猛添干柴，希望火力全开，好让外婆做饭菜更快。哪知又被对火候敏感的外婆感知到。“小乖乖，柴多了，火太大，全都烧糊了。”她忙着说，“灶内火候，道理参透。”我似懂非懂，赶紧灭火。外婆耐心教导我，以后走上社会，说话做事都要掌握火候，你才会受欢迎。想想外婆的话，深觉值得我学习。外婆不仅是附近非常受青睐的接生员，并且乡邻有什么矛盾，很多时候都请她去调解。

火灭之后，需要重燃，于是我对着灶口猛吹。外婆看着我认真的样子，又笑了，说：“吹火使劲，吹牛事尽。”这次，我真是懂得外婆的话了。



《金江三江》(重彩油画)

周昌新 作

H 物候志

蒲扇

米丽宏

若干年前，蒲扇，是家家必备的消暑用具。蒲扇、凉席、绿豆汤，是度夏三件宝呢。如今，蒲扇几乎成了古老董，除非家有老人，一般家庭是看不到这稀罕物了。

在我小时候，夏夜消暑的唯一办法，是把晚饭搬到房顶去吃。一荆篮馒头，一锅南瓜豆角面条汤，顶多再加一小盆凉拌黄瓜。饭食搬完了，外带一条艾草火绳、一方凉席、几把大蒲扇。这些东西，被家里大人借梯子上上下下，一趟趟弄到房顶。暗淡的星光下，全家人吃饭、歇凉，一直消磨到后半夜。

艾草火绳，明灭着；大蒲扇，轻摇着。远远近近，家家房顶，都有这样的温馨场面。小孩子躺在凉席上，叽叽喳喳个不停。身边大蒲扇的习习凉风，一直不间断。大人一边说话，一边不忘给这个孩子扇扇，再给那个孩子补上两下。

儿时研究过蒲扇，发现一把扇子其实是一柄大树叶。贴近扇面闻一闻，有一股子的幽幽植物香。我想，那是绿色被太阳蒸干后散发的味道吧。

那个“蒲”，它真像水边的隐者呀。如果在北方，它该跟菖蒲那类的植物很亲近，都有一种菰藻荷花的凉意。想那《乐府诗集》中拔蒲的女子，十指纤纤，一根一根拔，拔一会儿朝远处望一会儿，望什么呢？时光那么慢，爱情那么慢，迎面来的只是熏风阵阵的夏天。

蒲，拔回家去，据说是编席和扇的。

这样想的时候，质朴的蒲扇，忽然添了几分诗意。风生扇底，月上蕉窗，多么闲逸自适的夏夜良辰。

至于在城镇，黄昏时候，太阳隐匿，天幕浓郁；路边、公园的柳荫里，也就有了手摇蒲扇的老年人。他们衣衫薄，步子轻，人很精神，手里的扇，挥舞着，像夏天这出大戏上一个惹眼的道具。

这情景很怀旧，也很入画，画的主题就叫做慢夏。

那么，被蒲扇带进画里的人，腰身基本是一个“丰”字；轻抚他们的柳枝呢，突出一个“瘦”字；蒲扇呢，突出一个“大”字和一个“青”字。

四季里面，也只有这个时候，人和物才可以如此相得益彰吧。